

下 卷

东南亚华文文学丛书

世纪之交的东南亚
华文文学探视



厦门大学出版社

下
卷

东南亚华文文学丛书

世纪之交的东南亚华文文学探视

黄东平创作论

——杨怡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之交的东南亚华文文学探视/庄钟庆,陈育伦主编.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8
(东南亚华文文学丛书)
ISBN 7-5615-1501-4

I. 世… II. ①庄… ②陈…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东南亚 IV. I330.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6884 号

世纪之交的东南亚华文文学探视 (下卷)

*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沙县方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地址:沙县府西路 87 号 邮编:365500)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375 2 插页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51 千字 印数:1—1000 册
定价:(上下卷)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庄钟庆 主编
陈育伦
周宁 副主编

“九五”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目 录

下 卷

黄东平创作论.....	杨 怡	1
(一)走上创作道路之前		2
(二)现实主义创作之路		24
(三)华侨华人的“史诗”——长篇小说《侨歌》三部曲 ...		34
(四)别开生面的中篇《女佣细蒂》		59
(五)短篇小说的风采		69
(六)品种多样的散文		81
(七)质朴而热情的诗歌.....		106
(八)尝试不同形式的剧本创作.....		115
(九)南洋色彩.....		123
(十)文学语言的艺术.....		134
(十一)创作个性.....		142
(十二)丰收硕果.....		149
(十三)反响与评说.....		160
(十四)回眸与眺望.....		178
简说黄东平的小说《侨歌》.....	张长虹	203
黄东平杂文的风貌.....	张 宏	211
温秀美性格解剖		
——读黄东平的《嫁后》.....	何焕宸	218

温秀美和曹七巧

——《嫁后》与《金锁记》比较…………… 林明贤 222

一段文学情缘

——从印华写作人参与《岛屿丛书》出版

谈起…………… 寒 川 229

汶莱华文文学初探…………… 一 凡 241

东南亚华文文学独特性问题

——第三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述要…………… 贺秀明 250

附录：

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资料索引…………… 苏素尽 吴丽琴 254

东南亚华文文学书目…………… 苏素尽 316

编 后…………… 328

黄东平创作论

杨 怡

《黄东平创作论》首先阐述了黄东平的现实主义道路,指出他走上创作道路之前,已在思想、生活及文学修养等方面作了必要准备,跨上创作道路后,经历着曲折过程,并取得可喜的成绩;其次评述了黄东平在各种体裁如长篇、中篇、短篇、散文、诗歌及剧本等创作的长处及不足;再次,探讨黄东平的创作特色,如南洋色彩、文学语言及创作个性等;又次,介绍黄东平作品的反响及价值;最后,对黄东平的创作历程作了回顾,并展望它的未来!

(一)走上创作道路之前

1932年4月28日,黄东平诞生在一所筑在木桥上的木屋里。木屋的四周都是海水,一座长桥型的木搭的码头把木屋与陆地相连接,那儿是当年的荷兰属地“东印度”婆罗洲外围一个叫古达峇汝的小岛。他曾与父母一起在那儿居住了11年。

黄东平的父亲黄启三(1894—1965)曾是个穷人家的孩子,4岁时从闽南内地被卖到一个岛里的大户人家。10岁便随族中长辈出洋。祖父在婆罗洲的那个小岛县镇上属“名门望族”,他不仅被人称为“大实业家”,而且还被荷兰政府封了个“甲必丹”。由于祖父的“实业”包括船务,所以才筑了一座长桥伸进海里,作为船舶靠拢的码头,而且在桥的末端筑了一座木屋,父亲便带同家人居住在那木屋里。

父亲的出身决定了他儿时不可能受到很好的教育,但这种特殊的生活经历也同时造就了他自强不息的性格,这种自强不息的性格对他一生的生活道路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父亲为了提高谋生的能力,就必须依靠自己的苦学奋斗,当祖父的庞大产业被别的子辈耗尽破产时,父亲便断然决定独自另外谋生。于是他选择了学记账,当时的社会风尚评价一名账房的能力,字书写得好坏是有决定作用的。为了成为一个合格的记账员,父亲夜夜练字到天亮,把一刀刀的薄格纸两面都写黑了。并且还用同样的毅力提高了各方面的能力,包括记账、写商业信托、填写报关表格等等,受到了埠中同辈和商家的敬重和录用。一家人也从此随父亲搬出了那座居住了十几年的水上木屋,在陆上租了一所房子,上岸跟一些乡亲的家眷为邻了。

黄东平的母亲吴妙娘是位贤妻良母,一生只在家操持家务,养

育了5个子女。她的父亲是位中医,在家乡闹时疫时,不幸染病辞世,随后妙娘的小弟弟也夭折了。全家只剩下孤苦伶仃的母女俩靠做女红相依为命,艰苦的生活磨练了母亲,使她形成了一种不甘受委屈、不肯示弱的性格。在父母亲的潜移默化下,宁折不弯,不侮辱别人,不占人便宜,自食其力等良好品质不仅是黄东平一辈子所崇尚的,而且也构成了他自身性格中的重要成分。这对他今后能在困境中做出突出的成就有着重要影响。

大约黄东平9岁那年,全家搬到陆地上居住后,他就进入当地唯一的一所中华学校读书。当时那所学校只有一位姓李的教员。上学前,父亲曾用闽南音教黄东平识字,入学后,老师教的是国语,这给年幼的黄东平带来了不少“麻烦”。由于听不懂老师的国语,只好按家人教的办法唯邻童的“马首是瞻”,先由邻童把老师的普通话用闽南话翻译给他,然后再按样子跟着照作,经过一番努力,他在认字、读书、唱歌、画画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画画,在老师的鼓励和帮助下进步更明显,并曾照父亲某本书上的插图画了孔子,受到了父母亲的称赞,而这称赞也是他后来一度想走绘画道路的一个起因。尽管学校生活有种种困难,可到了年终,黄东平却以优异的成绩考到了第二名,并且从此以后,每学期的学习成绩都是名列前茅。直到二三十年后,中华学校的李老师在偶遇黄东平的父亲时,不仅认出了黄启三先生,而且还对他说黄东平是他一生中碰到的两个最聪明的学生之一,这足以说明黄东平少时在校学习成绩的优异。可黄东平以后回忆起这件事时,却感触良多:“学校教育认为成绩优异的学生,并不是在现社会最有办法,地位最高的人;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正是被视为最不敢做坏事,最无办法和最无用的人!”小学三年级以后,父亲决定带着全家,搬回祖国的家乡——福建金门居住。

1933年,父母亲带着11岁的黄东平与姊弟5人,从南洋坐荷

兰“芝”字船回到福建金门的故乡。回国之前，父母亲都曾给他们描述过家乡的情形，只是由于母亲更愿意留在海外生活，对家乡的介绍就不是那么让孩子们向往了。当年祖父在世时，这家曾是当地的“豪门”，大祖母自然对非亲生的孩子严厉无比，可随着家道中落，父亲虽然是买来的，却成为当前这个家的经济支柱，生活费用全靠他在海外做工寄回来。在这种情况下，大祖母也不得不对黄东平一家变得随和多了。

黄东平随父母回到的这个大家，早已今不如昔，只剩下一座空宅第，田产什么的大半都卖光了。就是这宅第，其后座的一部分，也已卖给别人，而剩下的几块田，也因没有男人耕种，包给亲戚了。他们一家人从海外归来后，立刻给这座破败冷寂了许久的大宅第带来了生气，大家相互畅谈着这30年来的各种家常、变故。四近以至乡下的亲戚熟人，只要还有点牵带的，都来探访。父亲也尽自己所能给各房亲戚以接济。然而那时家乡不靖，常有绑匪打听到有番客回来便来绑架勒索钱财，所以在众亲戚的一再劝说下，父亲也不得不每晚带着黄东平这个可以被作为绑架对象的男孩避到乡下一家近戚的茅屋里去过夜，这对少年的黄东平来说，对家乡的生活习惯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在家乡只呆了一个多月，父亲便感到经济开始吃紧，必须再度返回南洋谋生。父亲以为把母亲及孩子留在家乡有婢媵依靠比较放心，不然万一他在南洋有什么三长两短，家眷无人可托，而少了家眷之累，他在南洋更可以东奔西跑去谋生，母亲却认为全家只要能在一起，再苦再累她也心甘情愿，并可以带着两个女儿用自己的双手劳动以帮助父亲支撑这个家。但父亲却坚持自己独自出洋的决定。父母便在彼此各有成见当中，作了一次永不能再见面的诀别。父亲走后，母亲便带着几个“番仔团”跟大祖母等人生活在一起。当时的家乡，凡从南洋回来的孩童，都是被称作“番仔团”的。

回乡后，大姐便不再继续读书，代替需要照顾弟弟的母亲承担大家庭的家务。而黄东平及二姐便由在学堂执教的堂兄安排，准备入学了。黄东平在海外读过三年级，此时便插入四年级跟读，二姐虽在海外没读书，可因为年纪比较大，就暂入三年级跟班读。经过一个学期的努力，黄东平又渐渐在班上“崭露头角”了，在学期结束时，居然又考了第一名，而且书法、绘画还成为黄东平的“专利”，遥遥领先在同龄学童之中。他先用蜡笔作画，后来改用水彩颜料，说起这水彩颜料还真是得来不易呢，大姐出嫁时，按家乡的风俗，必需要小舅子到轿前鞠一躬，新娘才可出轿，黄东平便抓住这个机会，把同意这样做作为得到水彩颜料的交换条件，接着他又开始学习临摹《金陵名胜写生集》等。虽然黄东平在学校里常得第一名，然而也渐渐遇到“敌手”了，二姐由于成绩优秀，常使黄东平感到有“威胁”。于是他便利用一切机会在家里和学校跟二姐展开了“争斗”。偏偏二姐是个温厚善良之人，总想尽一切办法让着弟弟，这使黄东平直到成年后还想企望得到二姐对自己少年时的所作所为的原谅。大姐结婚后，随姐夫到香港去了，后又流落到柬埔寨等国，二姐结婚后，也随丈夫到了安南（今越南）。二姐自去安南跟家人一别后，亲人之间便再未见过面了。

校内生活如此，校外生活也使黄东平着迷。家乡的各种风俗习惯，各种热闹的节日，甚至家乡的盛夏酷暑和严寒冬日，都给这个从热带来的孩子带来了新奇，家乡一切的美好事物让他在日后的记忆中恋恋不忘。读者也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他的作品中人们总能发现他那思乡怀国的浓浓情结。

当黄东平在家乡读到初中一年级时，芦沟桥事变发生了，战火逐渐向南方扩展，家乡海面时常有敌舰游弋，空中也常有敌机逞威，闹得家乡百姓人心惶惶。金门终于沦陷了，母亲带着黄东平及弟妹，母子四人一路艰辛，辗转搭船到了香港，投奔早已在此居住

的大姐一家。到了香港后,大姐及姐夫杨耀东一家给了他们诸多关照,母亲打电报给父亲,希望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重返南洋去找他,可父亲却跟厂方预支了一笔薪水寄来,并希望他们母子四人暂居香港,待局势稳定后再返回家乡。

在香港,大姐夫杨耀东为黄东平一家租了住处,一家人就在香港的高陞街 59 号 4 楼的一间后房里安顿下来。当时这住处十分狭小拥挤,三家人分用一个既是厨房,又是厕所、洗衣间、洗澡房的一小块地方,常常是一边有人做饭,一边也有人在大小便,可谓是“沆瀣一气”了。生活的不便自是可想而知,而缠小脚的母亲却整天挤在这狭小的地方,没有停歇地煮啊,洗啊,日夜为三个孩子操劳着。待到在香港被困在那一块几平方公尺的小天地里快一年时,黄东平如何继续读书的问题就被提了出来。当时的香港,中文学校是连语文都用粤语教授的,而黄东平不懂粤语加上又是外来的乡下老实孩子,一定会被机灵顽皮的香港学生耍弄,经过家人的一番比较和选择,终于决定让他选读英文学校。姐夫为黄东平选定的英文学校是离家很近的“育才书馆”。在英文学校读书期间,黄东平仍在班上出类拔萃,优异的成绩不仅让顽皮的香港学生不敢小看和欺侮他,而且因为是第一名还不必缴学费,并领到了不少的奖品。这自然使生活拮据的母亲感到万分高兴,因为家里不必每个月再拿出五元钱来了!

住在香港的那二三年,对增进黄东平的知识,提高他的华文水平,有着切实的帮助,这助益主要是来自学校功课以外的阅报。每当听到报童叫卖“工商、华字、循环、南中、大介、晚报”的声音,他的心头就会涌上一股喜悦,便带着一仙钱,跑下四楼,买了一张报纸带上来,有时若在黄昏买报,两份才买一仙钱。几十年过去了,这清脆的卖报声一直在黄东平的脑际回响,并每每在他心中掀起喜悦之情,仿佛才是昨天的事。

刚开始读报时，黄东平什么报纸都看，但主要吸引他的注意力和兴趣的是报纸副刊上的文字。他常把补白的格言抄录在本子上，每天的专栏短文就剪下来接成长龙保存。漫画就更为吸引着这位少年。黄东平后来学了好几年的漫画，也画了好几年的漫画，志趣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辞海》的问世，为黄东平带了精神食粮。姐夫托人在上海为他买了一部，黄东平高兴地学习起查部首来，兴之所至，竟一连翻查了好几天，摘抄了不少……直至夜以继日，乐此不疲了。后来，这部《辞海》随着黄东平辗转了几十年，仍留存他的书架上。

后来母亲在香港病了，当庸医用错误的治疗方法将母亲的病延误至病危时，母亲念念不忘的仍是她的三个尚年幼的孩子。母亲在港病故，父亲由南洋匆匆赶来安葬了母亲后，将兄妹三人再次带返南洋。

1941年，父亲把母亲病故后留在香港的三个孩子带到了南洋，从此黄东平就没能再返家乡，直到40多年后，他仍居住在这爪哇岛上——北加浪岸。

轮船到达南洋时，因父亲是旧客，按荷殖当局的规定，他可以先行上岸，而他们兄妹三人则留在船上，等待关口的问话。帮助洋人做传译的是个中年的中国人，在问话过程中，这传译一直想找岔子以证明黄东平兄妹三人不是父亲的子女，好借机刮150盾的新客按地金，果然，问话问到黄东平的妹妹时，因她错听了问题，误答了传译的话，加上妹妹在香港学时髦，烫了头发，看起来年龄偏大，刁难立刻开始了。后经父亲多方想办法，才把兄妹三人领出关口，洋人的傲慢，传译的谄媚，这一幕给黄东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些情节后来还被他用在了《七洲洋外》中。上岸到了南洋，父子四人落脚的第一站便是爪哇中部的一个小埠——浪埠。

浪埠只有几条较像样的街道，其中一条荷文街名叫“支那人大

街”。全市只有一家戏院，一两家菜馆，一间荷人旅社，和两三名当地安汶人和华裔侨生西医而已。由于黄东平父亲早年的一位朋友在这儿开办了一个茶叶加工厂，并聘请其来管账，所以父亲在这儿工作已经四五年了。到了工厂后，父子三人同住在一间腾出来的，原先堆茶的房间里，妹妹则寄居在厂东旧室，跟厂东的六七个女儿住在一起，因为租屋没人管理，但重要还是因为费用较大，就这样，一家四口人分住了两个地方。在父子三人的“家里”，除了原有的一张双人铁床，父亲又向当地小贩买来了一张粗木塌，算是有了三个床位，写字台呢，也买了一张板木桌，衣橱本来有一个，再添一个放杂物的小台架，这也就是黄东平一家人的全部家当了。离开香港前每人各买了一只皮箱，则都叠放在一个空货箱上，侧置的货箱口还用来搁鞋子。一家人省吃俭用地在浪埠安顿了下来。

重新回到这南洋热带定居，对兄妹三人来说已无需像新客那样要注意适应当地的气候及生活条件。学“番话”对他们来说却成为重要的任务。学语言方面，妹妹进步最快，很快就可以跟人随意交谈了，弟弟也能跟茶厂的拣花女工说上一些，独黄东平最不行。对黄东平来说，除了口语要学以外，更要紧的还是要学文字。“你如懂得巫来由文，在荷兰地面处处方便，找工作也容易”，父亲不仅一再这样对黄东平说，而且还一安顿下来就给他买来了字典，但黄东平的兴趣只专注在写中文稿件上，所以当地文字至今也没太学好。

定居下来后，弟妹继续上学读书，而黄东平却由于生活的变故，把原来快要高中毕业的学业都耽误了，于是他决定不再读书了。但这“不再读书”的结果，却使他这一生走上了不同的生活道路，他开始继承了父亲的“衣钵”，学账法，学珠算，学商业信托，学毛笔字，学当地文字。于是学习这几着，便成为黄东平的当务之急。对于这些当务之急，黄东平并没把心思放在上面，而是一心在

鹭外,看所有能到手的书。不管是弟弟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或是妹妹从她住处那些人转借来的,他都认真阅读。当时有两本书使他永远难忘,一本是《西行漫记》,它让黄东平第一次知道了外面还有这么一个世界;另一本是倍伯尔的《妇女与社会》,虽然书中所论述的对黄东平来说是一窍不通,却因而让他知道了未来将会有这么个新社会。这两本书对日后黄东平的生活态度有着重大的影响。因而,大战结束后,青年时期的黄东平对国共争端的态度就很明确了。那时,父亲还买来了《古文观止》和他一生最喜欢的《聊斋》,老人家买这两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提高黄东平写信札的能力。但对这位年青人来说,有兴致的则是这两本书的文学价值。它对提高黄东平日后的古文阅读及运用华文写作的能力有不小的帮助。

除了阅读中文书以外,当时的黄东平更有兴趣的还是画画儿。那时,唯一的画纸,是厂里用剩的旧卡片背面;唯一的“教师”和“范本”,则是厂里包茶用的美国旧报纸。这段时间,他整天沉入纸堆里,成为学连环画的“黄金时代”。后来,由于思想的变化,黄东平开始感到学画美式卡通画没有多大的意思,转而被当时能看到的一些旧中文杂志上的漫画所吸引,终于开始学起漫画来。因而在战后还向雅加达的中文报投寄过漫画稿,并成为此地中文报上第一位用漫画讽刺蒋帮的作者……这是后语。

黄东平开始画画的时候,父亲并不反对,可一旦画得太多以致影响到学记账之后,父亲便渐渐持反对意见了,因为在那社会里,这些是解决不了吃饭问题的。于是黄东平一看到父亲不在,便赶紧学画画,一听到父亲的脚步或估计到父亲要来了,就又赶紧收起画纸,学记账。

当年的茶厂中,除了股东黄姓之外,只有父亲和童叔,陈叔三人,其余都是职工,黄姓多出外卖茶,父亲、童叔和陈叔三人工作、

用餐、聊天，尽在一块儿，三个人的关系相当密切，“三结义”之名，当时在熟人中颇有人提起。有趣的是三人还一向合伙买彩票，有一次竟中了1万盾。按事先的约定，父亲分得4000盾。在危难处境到来之前，竟让他们中了大奖，的确也颇有“天意”。父亲后来屡次说：“若非得到那四千盾，可能一家人无法捱到逃出日寇投降后的危境。”

后来，陈叔在这茶厂似已捱不下去，准备到新加坡找其亲戚另谋发展，辞职走了。父亲为了黄东平日后的生活，便不惜要求童叔，由黄东平来承接这记账的工作。童叔当时似不太乐意，因为黄东平毕竟是生手，可碍于父亲的情面，还是应允了。于是黄东平生平第一回当上了记账员，此时他只有18岁。当时作学徒是没有发薪水的，捱了4个月，到年底厂方一共发给他了100盾，这一百盾是黄东平有生以来第一次自己挣到的钱了。父亲也为儿子感到高兴，还特地找出一个钱包，把钱放进去，让黄东平自己带在身上。后来，童叔不知何故，跟父亲的关系渐渐疏远了，每每说话的口气很生硬。父亲觉察了这种情况，虽然他视童叔为知己，并愿全力为他效劳，却也深知此地已不便久留，便打算带孩子们离开茶厂，搬到一个小地方去开个小杂货店，以维持生活。不料就在父亲做这样的打算之际，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黄东平继续在茶厂任职，业余时间学文习画。此时，香港沦陷了，新加坡沦陷了，日军接着也在爪哇登陆了，大家纷纷四处逃难。这种局势，刚开始时，物质还不缺，茶厂尚可开工，但情形也已大不如前。茶厂虽又开工，不过主事的童叔不久因肺病去世了，接事的是其妹夫黄姓股东。这人改变了经营方针，认为此处局面，不宜多经营，只要能维持经费就好。厂还能维持，黄东平一家总算还有一口粗饭吃。为了了解外面局势的真实情况，父亲让黄东平每天下午关在账房里偷听藩市的广东话和普通

话广播,然后再把消息转告给听不懂这两种话的父亲。后来,日本宪兵部把收音机的短波都封掉了,并且发布了“铅封的铜线断了,头也断的命令”,于是父亲就主张卖掉了收音机。此际,大家唯一的希望就是早日恢复和平。可临在此时,黄东平染上了肺病,突然大量吐血。

在厂里,童叔早年就患上了肺病,并因此而去世,而父亲本来瘦弱,到这厂任事后也因而染上了初期肺病。瘦弱的黄东平,由于劳苦和厂里的卫生很差,再加上那时日军强迫华侨青年进行军事操练,一番劳累之后,不出几天,肺病就发作了。病了一段时间之后,便渐渐成为诸人说闲话和瞧不起的对象,这一切几乎日日都给父子两人很深的刺激,然而贫病交加,又没有工作,也只得呆在茶厂捱着这半死不活的日子。

在黄东平生病的日子里,父亲和弟妹日夜照顾着他,让他深切地感受到父亲的慈爱和弟妹亲情的可贵。为了治病,黄东平住进了中爪哇一处高地疗养院。说是疗养院,其实什么药物都没有,病人全靠“吃”和“卧”,唯一的“药物”是当地妇女嚼萎叶用的石灰冲水喝,和用米糠什么捏成的“维他命”,绷带则以烂褥布拆洗撕成条条代替。条件尽管艰苦,可黄东平求生的欲望却无比强烈,食物吃不下去,吐出来了,他还是继续吃,直至看到任何当地饭菜都欲呕,他还是坚持佐着生果吃饭,或一口饭一口水地吞下去。这么做为的是“胖了病就好”,就可以洗涮一切失意、羞辱和歧视,可以捱到离开浪埠了。

本来,住院对黄东平来说,不过是为了离开别人,连同家里的人在内,免得让别人害怕,避免传染给别人,也为了即使活不成,也可以死得远远地。然而,奇迹出现了,在医院里住了几个月以后,体重竟增加了10多公斤,连同病后在家里增加的,使他这本来十分瘦弱的人,完全改变了,病也就此算是痊愈了。这样他便可以继